



圖一 冠冕 1907年 卡地亞巴黎 由鉑金、圓形舊式切割鑽石、天然珍珠組成，採種子式鑲嵌。

西方貴族珠寶 卡地亞珍藏

自一九八三年起，卡地亞將搜羅的珠寶、手錶、鐘錶還有其他奢華品項，成立了「卡地亞典藏」：收藏總數約一千四百件，且逐年成長中。每件物品都經過風格、材料及技巧的評定，由私人藏家、商家、拍賣行精選而來。其中年代最久的可追溯至一八六〇年，最近的則是一九九〇年；這些物品不但是卡地亞一百六十五年的歷史縮影，從更寬闊的視野來看，也能讓人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的歐洲裝飾藝術和社會風潮。這批珍藏從一九八九年起在巴黎的「小

皇宮」展出之後，又在二十個以上、世界最傑出的機構展出。今年六月，國立故宮博物院也將展出部分卡地亞珍藏，並同時搭配展出珍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及瀋陽故宮博物院的珠寶傑作。

「皇家風尚—清代宮廷與西方貴族珠寶特展」，把東西方文明的璀璨光輝並置，並說明了珠寶、配件還有珍寶是權力的具體象徵。在西方，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以及稍後在兩次世界大戰始末，新社會階級興起，而新社會菁英，也就是品味的先



Pierre Raimero
王紀澤 譯 著

行者，逐漸把穿戴的珠寶視為社會階級的象徵。這次展覽中也將指出西方珠寶工匠的作品，如何被歐洲之外，如東亞地區、或是東亞之外的藝術影響。

卡地亞追隨著皇家儀式

路易·法蘭索斯·卡地亞 (Louis François Cartier, 1819~1904) 於一八四七年開始經營珠寶事業時，皇室成員和貴族是第一批貴客。法國的皇室在一八五六年，召見了卡地亞為拿破崙一世的姪女馬蒂達公主 (Princess Mathilde, 1820~1904)

添購一批手環、項鍊及耳環。三年之後，尤吉妮皇后 (Empress Eugénie, 1826~1920) 訂購了一套茶具，卡地亞自此開始和歐洲地位最高的貴族做生意。婚禮、加冕典禮、登基紀念日，都是皇家舉行慶典的日子，這使繽紛奪目的珠寶訂購數量節節上升。身為巴黎珠寶師，卡地亞回應了這些特殊需求，也第一手見證了伴隨而來的慶祝活動。

卡地亞在皇室和歐洲貴族最重要的聚會時被傳喚，並且成為最受皇室喜愛，進獻給年輕新娘「結婚禮盒」(corbelles de mariage) 的供應商。最奢華的禮物，或許是贈送給拿破崙玄姪女，公主瑪麗·巴那帕 (Princess Marie Bonaparte, 1882~1962) 於一九〇七年嫁給希臘喬治王子 (Prince George of Greece, 1869~1957) 的禮物。此次展出給瑪麗公主的禮物，由鑽石和天然珍珠製成的橄欖枝狀皇冠，原貌是一支帶有梳狀髮叉的飾件。(圖一) 在大婚典禮前幾天，瑪麗公主的結婚禮盒在自一八九九年開業至今、從未改變的巴黎和平大街



圖三 項鍊 1928年 卡地亞巴黎 由鉑金、舊式和玫瑰式切割鑽石（鍊條、環扣）、枕形黃色鑽石一顆、白色鑽石四顆、白色拓帕石十三顆、合成紅寶石兩顆、煙晶一顆、黃水晶一顆組成。

他們的信任，印度皇儲甚至授予卡地亞最漂亮的鑽石，讓其設計成現代、西方的款式。一九二九年，印度旁遮普大君布品達辛爵士（Maharajah of Patiala, 1891~1938），帶著他加冕時的無數珍貴寶石，光臨卡地亞的巴黎和平大街本舖。這批寶石花了卡地亞三年的時間，製作成鑽石、紅寶石、翡翠項鍊、手環、腰帶、戒指、踝鏈和鼻環。部分的珠寶依據傳統印度款式製作，另一部分款式則非常新穎。其中兩件項鍊特別亮眼：一件鑲嵌了許多原石，另一件則用切割鑽。這次在台北將展出第二件。這件項鍊的款式是根據印度男性皇室成員在慶典時配戴的項鍊所設計，座臺是白金，而非印度珠寶習用的黃金。（圖三）其色彩雖不如傳統印度珠寶色彩紛呈，但其主鑽不比二三四·六五克拉的De Beers黃鑽遜色，其周圍並環繞著二千九百三十顆鑽石和兩顆大型的緬甸紅寶石。此件作品於一九二八年完成時，隨即展示於卡地亞巴黎本舖的櫥窗內。這不但展現了卡地亞才幹，也彰顯了印度旁遮普皇室的偉大。

告了皇家的璀璨輝煌，也立下皇家的權威和合法性。卡地亞被英國皇家訂為專用商家，是成為如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所說「國王的珠寶師，珠寶師的國王」地位的開始。自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三九年，歐洲、甚至最遠到錫

蘭王國、印度王室，共有十五個國家指定卡地亞為其御用珠寶商。二十世紀初起，卡地亞利用印度皇儲至倫敦和巴黎旅遊購買鐘錶、和挑選歐洲流行配件時，與他們建立起關係。在他們旅行期間，卡地亞贏得

十三號卡地亞本舖櫥窗中揭幕供人欣賞。不僅呈現了這段聯姻雙方的雄厚財力和政治力量，也暗示了大婚的絢麗奪目。皇室繼位大典是諸多需要珠寶師服務的慶典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如英國皇室的繼位登基大典，就讓皇家購買了一些重要品項。一九〇二年，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加冕典禮上，英國皇室為國王的妻子，也就是亞歷山卓皇后（Queen

Alexandra, 1844~1925）和宮廷女侍訂購了許多皇冠、項鍊及胸花裝飾。同年，因為英倫海峽對岸訂單源源不絕，卡地亞在倫敦新博令頓街四號開了分店。倫敦分店由創辦者的曾孫傑克·卡地亞（Jacques Cartier, 1884~1941）經營，同時巴黎和平大街一三號本舖的經營權交予他的手足路易。一九〇四年，卡地亞變成了英國國王專屬的供應商。當喬治五世（George V, 1865~1936）於一九一



圖二 玫瑰造型夾式胸針 1938年 卡地亞倫敦 鉑金基座，由長階梯形、圓形舊式和單面切割鑽石組成。

年接下來愛德華七世的位子時，卡地亞為新國王的加冕製作了十九個皇冠。這獨特的關係於一九三七年喬治四世加冕時（George VI, 1895~1952）又更加深化。因為這次倫敦分店為此訂製了二十七個皇冠。一九三八年，倫敦工坊設計了一款以白金和珍珠打造的胸針，製作成大英帝國象徵——玫瑰的形狀（圖二）。這款胸針於一九五三年，由喬治四世最小的女兒，瑪格麗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 1930~2002）在其姊伊莉莎白女王登基大典時配戴，公主的中名正好是玫瑰。自一九三三年上任的卡地亞首席珠寶師珍·圖勝（Jeanne Toussaint, 1887~1978）喜歡以花朵為設計靈感來源。並雕刻出極度逼真的盛開花朵。由上往下看，各種方式切割的鑽石遮住了這個胸針的基座：花梗由長珍珠為底，襯托出花瓣的輪廓，花瓣有三個鑽石，分別以傳統切割和單車鑽款式呈現。從最奢華的訂單，像結婚禮盒和皇冠，到比較私人的訂購，如為這些場合創造及穿戴的珠寶，都向世界宣



圖五 手鐲 1935年 卡地亞巴黎 由鉑金、白K金、養殖珍珠、雕花縞瑪瑙、長階梯形和明亮式切割鑽石組成。

割鑽石的功力。(圖四)正是具有如她一般社會地位的客人，才能激發工匠靈感設計出這款珠寶。旁邊兩片花卉枝葉的部分，可以拆開變成單獨的胸針，或是搭配在皇冠上配戴。兩片之間的距離，也可以根據珠寶本體調整。這件珠寶的基座是白金，在當時因為其純色且其不受時間磨損，較銀更受歡迎。卡地亞自二十世紀初就使用白金在珠寶上。如此設計的成果是一件看不見基座、精緻的珠寶，僅有鑽石在枝葉的簇擁下益加閃閃發亮。我們可以發現這是典型的「花環」款式，尤其是流蘇和打結處更可以看出，這件胸針設計原形可追溯到法國十八世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自十九

世紀末起的榮景，卡地亞的生意也沒

那麼好了，但是客人在戰爭結束後馬

上就回到卡地亞。一九二〇年代一批

社會菁英和文創人士興起，這些客人

有新貴，也有歐洲貴族以及攝影家、

電影導演、服裝和室內空間設計師。

他們會聚集在倫敦、巴黎和紐約時髦

的咖啡店，所以被人叫做「咖啡店世



圖四 合花三角胸衣胸針 1906年 百合花三角胸衣胸 1906年 卡地亞巴黎 由鉑金、圓形舊式和玫瑰式切割鑽石組成，採種子式鑲嵌。

回應新菁英需要的珠寶商

當時有另一客層絲毫不比歐洲皇室成員和印度皇儲遜色，也情有獨鍾光顧卡地亞，即十九世紀末興起的銀行家、投機商人、企業家。他們大多數來自美國，有些也來自歐洲，他們在十九世紀後半大肆炫耀他們的財富。雖然他們和貴族在社會上是競爭對手，卻完全接受了貴族的習慣和象徵。外表是他們為達到目的時最重要的手段，為此他們向卡地亞購買或訂製了光耀奪目的作品。為了更接近他們的新客層，卡地亞於一九〇九年在紐約開設分店，分店的經營權交予家族裡的小弟，皮耶·卡地亞 (Pierre Cartier, 1878~1965)。

華盛頓名流瑪麗史考特湯森，是光顧卡地亞富有的客人之一。她的珠寶，後來由她的曾姪女朵拉·堂納·麥克安若伊 (Thora Donald McElro, 1907~1990) 繼承，現在成了卡地亞珍藏中的一部分。這批珠寶有一件一九〇六年的胸花，周圍纏繞著百合和薔薇的枝葉，中央為鑽石，其逼真程度讓人驚艷，但又展現了卡地亞切

代」。溫莎公爵夫人、攝影師Baron Adolph de Meyer、室內設計家Elsie de Wolfe，和著名商家Woolworth繼承者Barbara Hutton都是其中佼佼者。他們的品味相當前衛、現代且有原創性，這也可以從他們在卡地亞訂製的珠寶中看出。服裝設計師Elsa Schiaparelli (1890~1973) 曾配戴一個一九三五年製作的手環，手環主體是四串養珠，由瑪瑙扣環串起，並以鑽石搭配。(圖五) 這位服裝設計師除了參加團體聚會外，她也提供一些成員服飾穿搭的意見。她的手環正是兩次大戰中，最具代表性的珠寶樣式，當時流行的正是俐落的線條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形狀。

來自遠東的影響

正如同十九世紀早期的珠寶師會學習十八世紀法國的風格，我們也不難覺察到遠距離地區的影響。一九一三年，卡地亞紐約分店舉辦了一個展覽，這是「卡地亞印度、波斯、阿拉伯、俄國及中國風格收藏」的開始。這個名稱看來就很有意思，



圖七 中式花瓶裝飾化妝盒 1927年 卡地亞巴黎 由金、鉑金、雕花祖母綠、凸圓形祖母綠和藍寶石、縞瑪瑙、珊瑚、單面和玫瑰式切割鑽石、紅、象牙白、黑、綠和黃珙瑯彩組成。

○年起，一系列的服飾配件，如香水瓶、粉撲、煙盒、化妝箱，都成為中國風裝飾的揮灑之處。花瓶、瓶花、龍、麒麟和鳳凰這些圖案，常見於瑪瑙或是以珙瑯為底的飾品上。在這個一九二七年的小化妝盒上，以鑲

嵌翡翠為底，珊瑚和藍寶石為裝飾，是典型的明、清提籃畫法。（圖七）花朵以珊瑚、藍寶石和彩色珙瑯構成，葉子則是翡翠。在一九二〇年，也就是「新藝術」時期，東亞的影響最盛行。這同時也是女性獨立最早的



圖六 飛返逆行式指針鯉魚造型座鐘 1925年 卡地亞巴黎 鉑金、金、黑曜石底座，由灰玉（鯉）、珊瑚、水晶、珍珠母貝、珍珠、凸圓形祖母綠、玫瑰式切割鑽石、紫紅漆、黑、藍和紅色珙瑯組成。

其中除了沒有古埃及之外，其他所有影響卡地亞珠寶、非歐洲的風格都在其中。其中從遠東藝術得到靈感的珠寶可分為兩種：一種於設計時納入了中國古董品項，另一種則重複中國器物中可看到的母題與美學。

這件標示於一九二五年製作，反向運行的鯉魚鐘（圖六），就是第一種趨勢的例子。路易卡地亞本身也是位挑剔的收藏家，他拜訪了巴黎專賣中國藝品的古董店，購買了玉器、螺鈿漆器、珊瑚和瑪瑙擺飾，這些物品和其他的珠寶、物件、鐘錶一起被收藏著等待再利用。這些從中國來的玉鯉魚約可追溯到十八世紀。鯉魚鐘雖然運作機制並不「神秘」，但因為其包含了古董玉，所以這個特別的鐘和其他十二個，於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一年製作的「神秘」鐘——都擁有動物和小雕像——收藏在一起。這些鐘在卡地亞製作的鐘錶中，顯得非常特出，他們得名的原因在於巧妙的機械設計：時針和分針好像飄在鐘盤上，和底座看來不相連。

上述第二種流行，是從一九一

年代，她們旅行、運動、抽煙以及化妝，因此口紅盒、化妝盒和煙盒變成重要的配件，同時也是新自由的象徵。與此風潮配合，這個化妝盒的金內裡配有鏡子、口紅盒和兩個有蓋小格。

這些作品儘管代表了不同的風格，但這些卡地亞珍藏中的品項，都會在這次「皇家風尚——清代宮廷與西方貴族珠寶特展」中展出。這些品項展現出珠寶和珍貴飾物可以是權力的象徵、也可以展現財富、也可以是原創性的代表、或者是獨立自主的證明。從歐洲皇室、印度皇儲到新富菁英，這些品項在不同客層之中受到歡迎，同時他們的品味及要求也指引著珠寶師。卡地亞同時也從歐洲裝飾藝術、和更遙遠的文明中得到靈感，透過對歐洲之外文化的敏感度，創造出創新、有時甚至無法超越的作品。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其清宮皇家典藏，正可在此次特展與之相互輝映。

作者為法國卡地亞典藏部主任
譯者為英國華威大學劇場藝術系博士